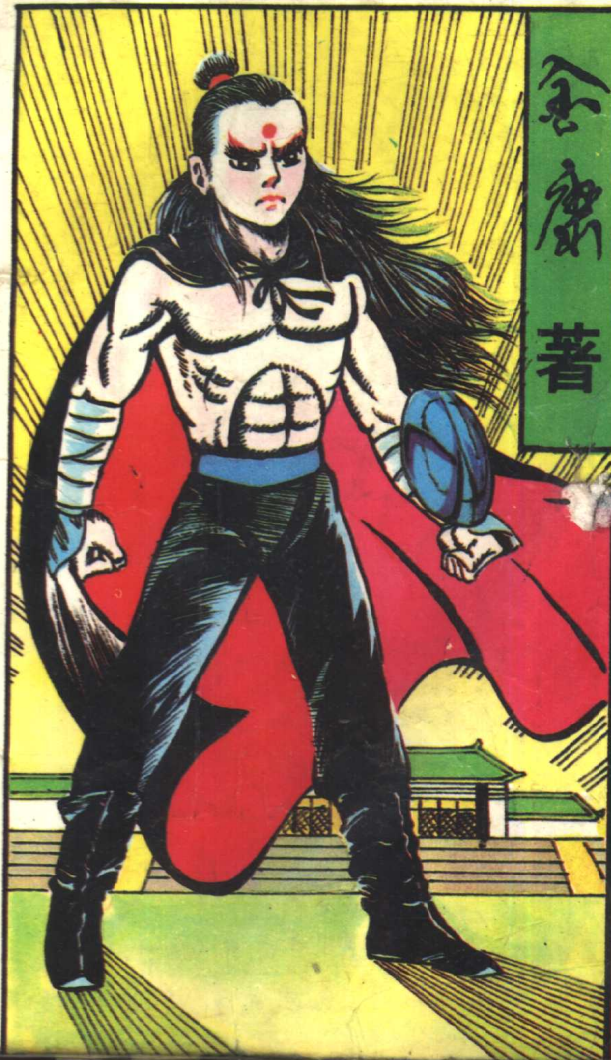


主門小

铁肩担江湖道义

金庸著

棘手打武林不平



小 门 主

金康 著

上册

陕西旅游出版社

小 门 主

金 康 著

下 册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小 门 主

金 康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石家庄市塔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6.5 印张 340 千字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418—0729—X/G · 161

全两册

定价: 9.80 元

内 容 简 介

谁都没有想到雄霸武林的一方霸主，北地七省南疆五地、黑白两道俱都尊崇的洪门门主，洪老爷子。竟会隐身乡野之地，与一江湖浪子终日以赌为生。这不是神话也是一项奇迹……

三年中，老爷子与浪子以赌会友，藉赌授艺，在骰子之中建立了感情，在不露痕迹中教授浪子武功，使一个江湖浪子成为武林顶尖高手。虽无师徒之名，却有授艺之实，但是这样一个风尘异人究竟意欲何为呢？欲知详情，请君拜读。

目 录

- 一 洪门小霸主 (1)
- 二 血溅煞星堡..... (66)
- 三 难测江湖事 (131)
- 四 赌窖红磨坊 (202)
- 五 黑道总把子 (259)
- 六 影子死神兵 (323)
- 七 冲出魔地窖 (371)
- 八 毁灭十三堡 (452)

一 洪门小霸主

黯淡的穹空中挂着一弯明月，那银白皎洁的月光斜斜洒落在地上，点点闪烁的星光眨着眼儿般的一明一灭，空中散飘着些微微的轻风，使得林梢嗖嗖作响，虫鸣混合着蛙叫，大自然奏出了和谐的乐曲，那祥和的宁静使人有种舒坦而宽慰的感觉。

那是一间小茅草屋，静谧的卧在山林中，昏黄的灯影自草屋中透了出来，屋里窗明几净，淡黄色的竹床竹椅，那么飘逸淡雅，灯影下，一个朱唇玉面、猿臂熊腰的年青人仿佛正在沉思着什么事情，平稳的坐在竹桌之前，在他面前的竹桌之上，一个古意盎然的盘龙青花瓷碗，摆设桌面上，那年青人目注视着碗里三颗硕大如指的骰子，仿佛在想着一些事情。在这样的夜里，在这样的气氛下，他还真有这份闲情逸致，独个儿玩着骰子，舍赌徒而外，只怕别人不会有这份闲情。那昏黄的灯影照在这年青人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倨傲和自信。伸出那浑厚的手掌，略略一掀唇角，那三个骨骰嘎地进入掌中，猛地洒了出去，那三个骰子如地陀罗样地在瓷碗里滴溜溜滴溜直打转，他面上煞气一涌，沉喝道：“停！”语音方逝，那三颗骰子像是久经训练的勇猛战士，倏地停了下来，俱是“六点”朝上，竟然掷了个大豹子。

“好！”夜里飘来一声沉喝，年青人精神一振，得意的一声大笑，略一拱手道：

“老爷子，晚辈度小月已恭候多时了。”

忽然——

空中响起一声宏亮的朗朗笑声，随着笑声的幽隐，一个佝偻着身子的白髯老人缓缓的自黑夜中踱了过来。这位老先生一身蓝布大褂，白芒布鞋，手中提着一根长长的大烟袋，看上去虽有些龙钟老态，可是却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别有一番威严，猛地吸了口烟，一缕袅袅青烟自他嘴里吐了出来，他毫不客气的往椅上一坐，大刺刺地道：

“小子，咱们再赌。”

度小月咯咯一掀那宽厚的嘴角道：

“老爷子，咱们从认识到现在，整整三年了，三年当中，你是每赌必输，共输了九十九次，这次整整是一百次，我有些不忍，也有些不愿，真怕你又输了——”

那老先生丝毫不以为意的嗯了一声道：

“不错，三年里我是每赌皆败，我身上的那些零碎玩意儿你也全赢去了。嘿嘿，小子，表面上看来，你是赢家，每赢一次，我就传你一套功夫，老夫身上这些家当你也学得差不多了，这次再输，老夫连身上仅有的这条裤子都要双手送上。嘿嘿，小子，先别太得意，输也未必输，赢也未必就是赢，表面上，三年中你是大丰收，有显著的成果，骨子里，嘿嘿！老夫才是真正的赢家。”

度小月是绝顶聪明的人，一时也没有体会出这老人的那一番话。他只知道老人三年前找上自己，互以武技做东道，输者便以自己的玩意传授对方。三年中，他的确跟这位老先生学了不少东西，而老先生每次都是运气太差，没有一回是赢家，但这位从不诉说来历的老先生却有着昂扬的斗志和精神，从不因为输赢而气馁。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位老先生的毅力和原

则，每败一阵，必将传授的武功招数悉心相授，务必全盘教会而方罢手。两人明着理是互博运气的赌法，骨子里却是师徒之间，老先生今日语含玄机的说出这一番话，的确令度小月如坠五里云雾，他楞楞地道：

“老先生，这话难解……”

那老先生双目忽然一凛，冷煞中透出一股凜然之慨，道：

“小子，三年里，你真以为自己的运气那么顺畅，那么侥幸？君不闻‘十赌九输’这句话么？你以为我老头子真有那么多的功夫和你赌这老啥骰子？嘿嘿，你如果这样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老头子看上你，是因为你骨根绝佳，心地善良，再加上你那股子刚正不阿的臭脾气，颇合我老子的脾胃，否则，哼，你就是跪上三天三夜，我也未必会和你论交授艺呢……”

一席话，说得度小月满身淌汗，三年当中，他真以为自己鸿运当头，有赌必赢呢！这一番他方似梦中惊醒，霍然冷静了下来，仔细的凝视着这位老先生，老人看上去年岁已经不小，精神也不差，唯有神色间却流露出一种从未有的神伤和黯然，度小月脑中灵光一闪道：

“老爷子，你藉赌授艺，晚辈自当感激，想我度小月一个浪子，无德无能，何以蒙老爷子如此青垂？”

目光刹时一闪，那老人哼哼地道：

“不要妄自菲薄，你就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大丈夫要‘铁肩担道义，辣手打不平’，江湖之所以能成为江湖，就是凭藉着天地间，那股永不磨灭的正气。小度，但愿老夫的眼光没有错，心血没有白费，希望你将来在江湖上能有一番作为。”

度小月如梦初醒，陡然身上冷汗涔涔，只觉得自己肩上忽然压了千斤重担，压得有些透不过气来。他猛地站起身来，恭

恭恭敬敬的跪了下去，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老人伸手拉着他的肩胛道：

“喂，你这是干什么？”

度小月脸上洋溢着一片虔诚恭敬的神色道：

“老前辈，你我虽非师徒，却有授业之恩，三年中，咱们亦师亦友，这三个响头理当谢恩。”那老人呵呵一笑，侃侃地道：

“少来这套，我老头子不喜欢跟我磨磨蹭蹭，赌博本来就有输有赢，输了给银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咱俩以武为注，以骰相博，胜败兵家常事，何足挂齿？但愿你不负老夫一番心血，为武林中仅存的一点正气尽一点心意，老夫就十分满足了！”

他伸手将斜背在背上的一个包包解了下来，启开包裹，一柄金光冷艳的长剑露了出来，两颗大红宝石镶在剑鞘上，剑柄上挂着一串银亮的小铃铛。度小月目光一落在这柄传闻已久的古剑上，脸上刹时露出一股惊诧之色，颤声道：

“血剑狂铃，血剑狂铃！”

那老人仿佛被鬼魔捣碎了心窝一样，忽然凄惨的一声长啸，全身不自觉的抖颤起来。他霍地拔出长剑，但觉那股子煞冷青蒙的剑气漾着颤激的冷光，屋子里忽然冷寒的透着霜冰之气，那串银铃随着剑的挥洒而响起银珠落盘般的清脆声响，悦耳的响声中却透着鬼哭神嚎样的低泣，那股子肃杀的剑气缭绕不绝，忽然一隐而逝，那老人已将“血剑狂铃”归回剑鞘，递给了度小月，正色地道：

“你不但学会了老夫的血剑十二式，也承袭了‘血剑狂铃’的责任，这剑归你，望你善待它，此剑通灵，遇警银铃会响，江湖上视此剑如神物，千万不要落入别人之手，否则，整个江湖

非要大乱了！”

度小月犹如置身梦幻之中，双手握着这把千古神刃，愣在那里竟不知该如何处置。一夜之间，他不但见识了这柄武林传闻的神兵利器，还会见了这位有师友之情的“大洪门”的霸主——洪展云洪老爷子，北地七省南疆五地，不论黑白两道，俱尊崇“大洪门”的领导，洪展云独创“洪门”，领袖武林三十年，在血剑的神威下，在正义的支柱下，能屹立不摇的被尊为霸主，全是这位传奇人物洪老爷子的领导和威严。谁都没有想到雄霸武林的一方霸主，竟会隐身这乡野之地，竟和度小月论交称友，这不是神话也是一项奇迹。

惶恐而不安的度小月道：

“前辈，晚辈何德何能敢领受洪老爷子这等隆恩厚谊，晚辈一个浪子，蒙老爷子这样器重，实在……”

“住嘴！”洪展云长髯拂动，怒叱道：

“老夫自信眼力不差，既然选上你，当然有一番道理，你不要自谦太甚，老夫也不是白教你武功，传你武技，赠你血剑，你当然也要替‘大洪门’尽一分心力。”

坚定而矢志不移的一振嘴唇，度小月道：

“但请洪老爷子吩咐，晚辈决不推托畏缩。”

话语在半空中尚未消逝，插在度小月怀中的血剑倏地响起一声银铃之声，那铃声居然仅是“叮”地一声，那么细微轻爽，但这已足够了，“大洪门”魁首洪展云已神情一冷，双目中泛射出一股子冷焰，他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高声道：

“何方朋友，请现身一见。”

蓦地——

半空中响起雷声般的大笑，只听一个粗犷的笑声道：

“洪兄真健朗呀，几年不见，还是那么雄壮威武。嘿嘿，今夜冒昧来访，还请宽谅。”

随着话声，一个身着灰色长袍，满脸青气的中年汉子，两道斜眉倒吊着，一双目光冰冷如剑的瞪着屋中两人，在身后跟着四五条汉子鱼贯行来，但那些汉子全守在门口，进屋来的除了这灰袍汉子外，还跟着一上白面书生，他阴沉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却未等洪展云再开口，已先跪了下去，道：

“大伯，晚辈洪彪在这里向你请安。”

洪展云视而无睹的哼了一声，根本不理睬洪彪在跪着，冷冷地朝那灰袍汉子问道：

“原来是青狼敖铜锤，你这不人不兽的鬼东西，和老夫一不沾亲二不沾故，你来套哪门子交情？我‘大洪门’与你河水不犯井水，你今夜来这里干什么？”

青狼敖铜锤嘿嘿一笑，没有丝毫怒气道：

“蒙洪老爷子看得起，‘大洪门’已和敝当家的‘绝地十三堡’结为盟友，敝当家蓝堡主派在下来向洪老爷子请安，并请老爷子回去共商结盟事宜。”

这话落入洪展云耳中，无异是五雷轰顶，“绝地十三堡”是江湖上最邪恶的邪派组合，网罗人物中无一不是凶残暴戾之徒，“大洪门”和他们素无往来何来交情？洪展云当时气得七窍生烟，怒不可遏，轻蔑地瞪着洪彪，沉声道：

“是谁的主意？”

洪彪对这位霸主确是相当畏惧，柔声道：

“启禀大伯，是二当家和三当家的主意……”

洪展云愤愤地骂道：

“那两个该死的東西！”

青狼敖铜锤哈哈两声道：

“洪老爷子不必那么看不开，我们‘绝地十三堡’在江湖上虽道份量没有‘大洪门’那么重，但说起来也是叫得响的组合，‘绝地十三堡’的兄弟个个善战好斗，人人都是顶尖的人物，与你‘大洪门’插箭为盟，你洪老爷子未必委曲多少——”

洪展云叱道：

“住嘴，你姓敖的是什么东西？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辞，我‘大洪门’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岂能和你们这些江湖混混、阴毒狠辣之辈为伍。”

青狼敖铜锤满腹不屑地道：

“洪老爷子，你的威风似乎发得太晚了，眼下的‘大洪门’与你老爷子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了，江湖上谁不知你已是残灯风烛，只留一口气而已。今夜我们来此也不过是尊重你是‘大洪门’的主脑，来知会你一声，依着我们蓝当家的意思，嘿嘿，那后果你想想也应该明白。”

这番话落在洪展云耳中，气得脸色铁青，他全身衣袍抖动，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双拳紧握，却提不起气来，洪彪看了一眼，冷冷地道：

“大伯，爹爹叫我拿回那双大洪令和那柄血剑，这两样东西如今留在你身旁已是无用之物，不如给咱们‘大洪门’做个依恃。”

此时——

当他目光无意的飘向度小月的时候，忽然瞥见“血剑狂铃”神刃抱在度小月的怀里，不觉一愣，面上顿时涌出一股冰寒的杀机，不瞬眼的瞪着度小月。

度小月在这种情形下，似乎不便表示什么，但他已觉察出

眼下虽然看似温和平静，实是已隐含杀机，这批人来意已相当明显，俱是有所图谋而来。他冷漠的坐在那里，目光冷凝，平静的等着变化。

洪展云闻言哼地一声叱道：

“你老爹想得真天真，打得尽是如意算盘，嘿嘿，我手创‘大洪门’的令旗和伴我遨游江湖的血剑岂能随便交给你们这群猪狗不如的东西？！”

洪彪沉住气，低声道：

“大伯，你还是留口气好好度个晚年吧！咱们自家人都知道，你现在不过比一般人硬朗那么一点，其实对一个练功的人来说，还不如死了还好受，爹知道你的药快没有了，命我给你带来，如果把剑和令旗让我带回去，保证再也没人会打扰你。”

洪展云气得仰天大笑道：

“好，好，我那二位好兄弟真设想得周到啊！他们真是有心哪，先给我下了毒，再用这种方式谋夺‘大洪门’的掌符，嘿嘿，好个狠毒的东西……”

屋外响起一声沉喝道：

“敖兄弟，咱们可没那么个功夫在这里干耗着，你如果是在套交情、卖面子，我可要进来了。”

洪展云恨声道：

“真想不到‘绝地十三堡’派了这多好兄弟照顾我这老头子，说话的可是红狼铁无情？你他娘别在那里急吼吼地充场面称字号，在我洪某人眼里你根本上不了台面……”

蓦地——

话语间，屋子里已红影一闪，只见一个身穿大红长袍的汉子飘闪而来，他长得浓眉大眼，一张大嘴像猪一样的翻着大厚

唇，两只眼珠有如铜铃似的瞪着洪展云，这就是邪道中有红狼之称的铁无情，江湖四匹狼——青狼敖铜锤、红狼铁无情、白狼杜衡牧、黑狼李抱月。这四个人各有一身奇绝武功，黑道中的佼佼者，今夜已出现了两匹狼，可见“绝地十三堡”蓝当家的多看得起洪展云了。

红狼铁无情呵呵两声怪笑道：

“他妈的，你这老东西还想威风八面，如果不是看在你是废人，我们四匹狼早他妈的会会你了，今夜你依了我们便罢，不然准叫你直着进来横着出去。”

洪展云对眼前这阵势根本没放在眼里，他瞄了一眼，非常慈爱地道：

“小度，老夫的出身来历你也知道得差不多了，今夜这里的事不会善了，如果这些不知死活的东西敢轻举妄动，你就用我教你的功夫给我杀。”

度小月早已看不顺眼这些家伙的嚣张和无耻，一脸的杀气刹时布满脸上，他嗯了一声，沉声道：

“通通给我滚出去。”

这一吼，顿时使青红二狼一愣，江湖上谁不知四匹狼的威猛，平日只有他们吼别人，这小子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居然喝叱起他俩来，这小子可真胆子不小。红狼铁无情凶光一露，沉声道：

“他妈的，你这小子以为有姓洪的给你依恃，你他妈的就神气活现，嘿嘿，待老子先宰了你这不开眼的东西，再修理那老的。”

他身形方动，洪彪已抢了过来道：

“铁前辈请慢，这种小子哪用你动手……”

他一挫身子，撩起手掌猛地抢了过来，呼声中，那翻动的掌影层层幕幕地朝度小月当面击来。

度小月嘴里哼了一声，略挪身子，在掌影之中，突然用剑鞘朝上一挥，一双脚已斜踢在洪彪的腹上。洪彪哪想到度小月会有恁高的武功，哎地一声，整人身子飞出门口，撞在墙壁上，一丝血水自嘴角上流了下来，脸色刹时苍白，他愣愣地道：

“你，你！”

冷漠的一笑，度小月生冷地道：

“这是看在洪老前辈的份上，不然你不会这么便宜，识相的话立刻带着他们滚，不然，休怪我出手无情！”

虽然仅是电光火石间的一招，但对青红二狼来说，已着实令他们惊异了，眼前这不起眼的小子能一脚踹翻了洪彪，这份身手已不是普通的江湖人物了。他俩互相看了一眼，双双移了过来，但见两道青光闪耀的狼牙刀已各自握在手中，恶狠狠地瞪着度小月。

洪展云冷冷地道：

“小度，这两个东西全是邪道巨擘，出手狠毒，杀人无数，千万不可留情……”

度小月嗯了一声道：

“老前辈放心，小度今夜就用你教我的‘血剑十二式’来斗斗这两个自认是狼字级的人物，看看他们是两条狼还是两条狗！”

剑光随着话声已沥沥的洒射出来，那冷骨生寒的剑气刹时弥漫在空中，但见度小月的身子一弓，在剑影中如流星似的射了出去。

红狼铁无情和青狼放铜锤可没想到度小月说干就干，两

人同时大喝一声，双方的狼牙刀已舞起一片刀幕，在交击声中，只听“呀”地一声大叫，青狼敖铜锤的一条手臂已被削了下来，血光崩现中，红狼铁无情已惨笑一声，那发髻已被血剑削落下来，长发随风而散。

此刻——

青狼敖铜锤的脸庞上泛出一片惶恐之色，他抱着那条残臂，颤声道：

“这是什么剑法……”

红狼铁无情叱喝道：

“那老狗的‘血剑十二式’！”

度小月一洒血剑，也是有点洋洋地，他没想到“血剑十二式”有恁大的威力，自己才出第一招便伤了青狼敖铜锤，这剑一出鞘，不由自主的倾泻而出，根本由不得自己，他长吸口气，冷冷地道：

“你们立刻给我滚！”

红狼铁无情大笑道：

“滚？！说的真他妈的轻松，你伤了我兄弟，就这么轻易算了？姓度的，咱们今夜不但要一把火烧了这破屋子，而且还要把你和这老鬼全撂倒在这儿……”

但闻一阵竹哨之声，在夜空里飘传进来，红狼铁无情扶着青狼敖铜锤和洪彪闪向门口，瞬息间消逝在夜色里，度小月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洪展云已喝道：

“不好，他们放了火。”

一股子浓烟已自各处冒了出来，熊熊火光随之而起，刺鼻的油焦味散满空际，浓烟中，度小月拉着洪展云往门外冲，道：

“前辈，咱们快走。”